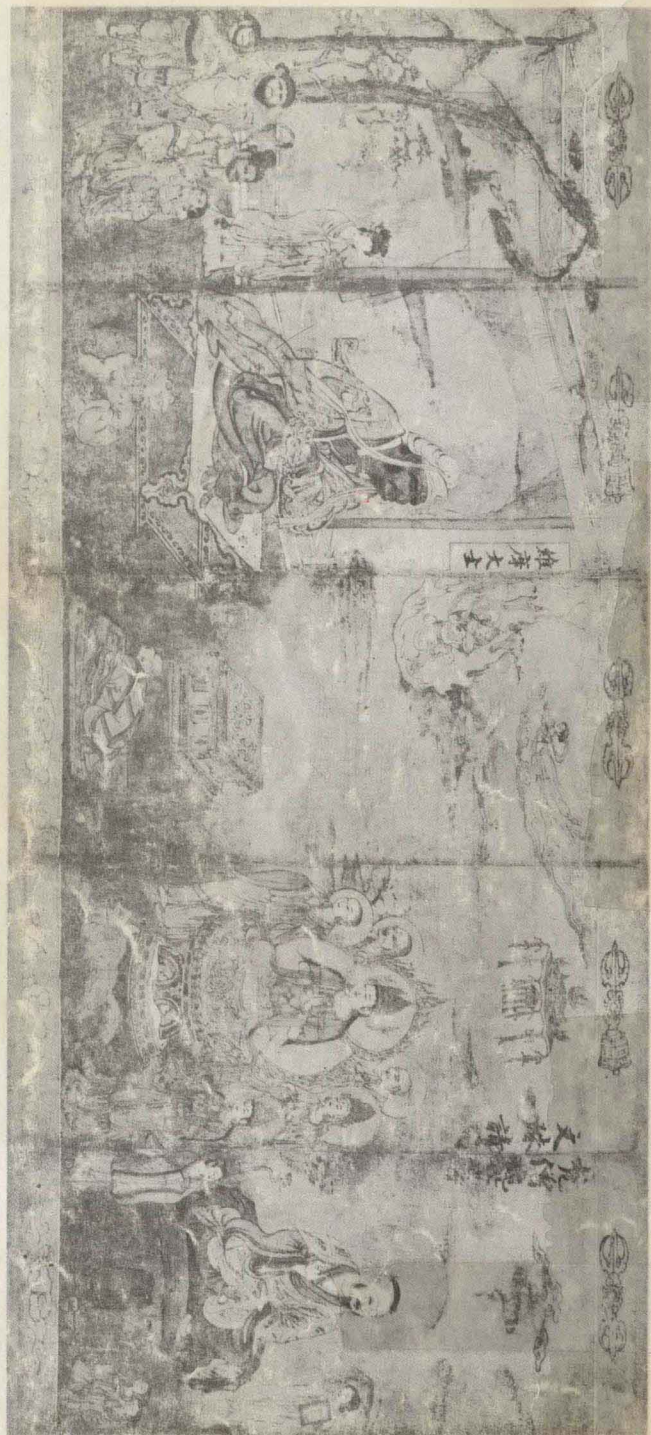


天龍八部 (三)

金庸



金庸作品集 第21冊

天龍八部 (一)

(The Semi-gods and the Semi-devils) Vol.1

作者 金 庸

出版 明 河 社
香港英皇道651號10樓

印刷 建明印刷有限公司
香港英皇道651號2樓
新昌印刷有限公司
香港英皇道655號5樓B

發行 明報有限公司
香港英皇道651號10樓
電話：H 6 1 6 6 8 3
(香港郵政信箱：4363)

(掃畫：王司馬)

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初版(修訂本)

一九八〇年五月再版

一九八一年五月再版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定價：平裝本 港幣14元 美金3元
HK \$14 US \$3

Copyright©1963, 1978, by Louis Cha. All rights reserved,
which includes the right to reproduce this book
or portions thereof in any form whatsoever.

Distributed by:

Ming Pao Daily News Ltd.
651 King's Road, Hong Kong
Post Box No. 4363

圖片說明

封面：張勝溫「佛像」——張勝溫是大理國畫師。本圖是設色長卷，圖中諸像相好莊嚴，設色塗金，並極精采。本圖作於一一八〇年，圖上有「奉爲皇帝曠信畫」、「爲利貞皇帝曠信畫」等字。大理國利貞皇帝即一燈大師段智興，是段譽的孫子。

扉頁印章：蘇宣「流風回雪」——蘇宣，安徽新安人，明末萬曆、天啓年間被推爲海內第一大篆刻家。曹植「洛神賦」有「彷彿兮若輕雲之蔽月，飄飄兮若流風之回雪」句，形容洛神「凌波微步」之神姿。

插頁：

一、大理三塔——大理國以佛教爲國教，寺廟、寶塔等建築甚多。

二、雲南石林——怪石林立，森然奇絕，入石林中，如至武俠小說境界。石林於宋代屬大理國國境。

三、張勝溫「文殊請問，維摩大士」——大理國畫師張勝溫所繪長卷之部分。本圖故事出於「維摩詰經」，維摩居士有病，釋迦牟尼派文殊菩薩率觀音菩薩、舍利弗羅漢等去問病。

四、張勝溫「南無釋迦牟尼佛會」——中爲釋迦牟尼，其旁年老的羅漢是迦葉尊者，年輕的是阿難尊者，騎青獅的是文殊菩薩，騎白象的是普賢菩薩，最旁的奇形人物是天龍八部等護法。

五、敦煌石窟的天龍八部壁畫——五代時所繪，印度神話中的角色已中國化了。

六、敦煌壁畫「阿修羅像」——西魏時代所繪。阿修羅在本圖左首，四目四臂，象微憤怒好鬥。其右有龍、飛天夜叉、樂神乾達婆等。

七、敦煌壁畫中之「迦樓羅」等——西魏時代所繪。「迦樓羅」爲食龍之大鳥，即大鵬金翅鳥，其上生角怪物、玩弄鼓狀物作雜技戲者爲舞蹈神「緊那羅」，均屬天龍八部。

八、敦煌壁畫中之「緊那羅」及「摩呼羅迦」——西魏壁畫。「緊那羅」意爲「人非人」，似人而非人，頭上生角，善歌舞，圖中以豎髮代表生角，手勢作舞蹈形。「摩呼羅迦」是大蟒神，人身而蛇頭。二者均屬天龍八部。

九、敦煌壁畫「太子逾城」——初唐壁畫，描繪悉達多太子（釋迦牟尼成佛前的名字）半夜騎馬逾城出家，有龍、天神、樂神、夜叉等天龍八部護持。

十、敦煌壁畫「樂神」——西魏壁畫

十一、張光宇「洛神」——張光宇，近代畫家。圖中洛神衣帶飄揚，畫家以白描手法，承襲吳道子「吳帶當風」的中國畫傳統，描繪洛神翩若驚鴻、宛若遊龍的神態。

十二、「雲南大理附近形勢圖」——錄自「古今圖書集成」

十三、宋人「燃燈授記釋迦文」圖卷——大乘佛經中記載，釋迦牟尼前生曾得燃燈佛授記：「汝將來當作佛。」跪在地下的即釋迦文佛之前生。燃燈之扈從中有羅漢、天王、供養人、天龍八部等。頭頂有龍、手持寶珠者即龍。

目錄

一	青衫磊落險峯行·····	九
二	玉壁月華明·····	四九
三	馬疾香幽·····	九三
四	崖高人遠·····	一三一
五	微步縠紋生·····	一七九
六	誰家子弟誰家院·····	二二三
七	無計悔多情·····	二六一
八	虎嘯龍吟·····	二九九
九	換巢鸞鳳·····	三三九
十	劍氣碧煙橫·····	三九一

(右回目調寄「少年遊」·本意)

釋 名

「天龍八部」這名詞出於佛經。許多大乘佛經敘述佛向諸菩薩、比丘等說法時，常有天龍八部參與聽法。如「法華經：提婆達多品」：「天龍八部、人與非人，皆遙見彼龍女成佛」。「非人」是形貌似人而實際不是人的衆生。「天龍八部」都是「非人」，包括八種神道怪物，因為以「天」及「龍」爲首，所以稱爲「天龍八部」。八部者，一天，二龍，三夜叉，四乾達婆，五阿修羅，六迦樓羅，七緊那羅，八摩呼羅迦。

「天」是指天神。在佛教中，天神的地位並非至高無上，只不過比人能享受到更大、更長久的福報而已。佛教認爲一切事物無常，天神的壽命終了之後，也是要死的。天神臨死之前有五種徵狀：衣裳垢膩、頭上花萎、身體臭穢、腋下汗出、不樂本座（第五個徵狀或說是「玉女離散」），這就是所謂「天人五衰」，是天神最大的悲哀。帝釋是衆天神的領袖。

「龍」是指龍神。佛經中的龍，和我國傳說中的龍大致差不多，不過沒有脚，有時大蟒蛇也稱爲龍。事實上，中國人對龍和龍王的觀念，主要是從佛經中來的。佛經中有五龍王、

七龍王、八龍王等等名稱。古印度人對龍很是尊敬，認為水中生物以龍的力氣最大，因此對德行崇高的人尊稱為「龍象」，如「西來龍象」，那是指從西方來的高僧。古印度人以爲下雨是龍從大海中取水而洒下人間。中國人也接受了這種說法，曆本上注明幾龍取水，表示今年雨量的多寡。龍王之中，有一位叫做沙竭羅龍王，他的幼女八歲時到釋迦牟尼所說法的靈鷲山前，轉爲男身，現成佛之相。她成佛之時，爲天龍八部所見。

「夜叉」是佛經中的一種鬼神，有「夜叉八大將」、「十六大夜叉將」等名詞。「夜叉」的本義是能吃鬼的神，又有敏捷、勇健、輕靈、祕密等意思。「維摩經」註：「什曰：『夜叉有三種：一、在地，二、在空虛，三、天夜叉也。』」現在我們說到「夜叉」都是指惡鬼。但在佛經中，有很多夜叉是好的，夜叉八大將的任務是「維護衆生界」。

「乾達婆」是一種不吃酒肉、只尋香氣作爲滋養的神，是服侍帝釋的樂神之一，身上發出濃烈的香氣。「乾達婆」在梵語中又是「變幻莫測」的意思，魔術師也叫「乾達婆」，海市蜃樓叫做「乾達婆城」。香氣和音樂都是縹緲隱約，難以捉摸。

「阿修羅」這種神道非常特別，男的極醜陋，而女的極美麗。阿修羅王常常率部和帝釋戰鬥，因爲阿修羅有美女而無美好食物，帝釋有美食而無美女，互相妒忌搶奪，每有惡戰，總是打得天翻地覆。我們常稱慘遭轟炸、屍橫遍地的大戰場爲「修羅場」，就是由此而來。大戰的結果，阿修羅王往往打敗，有一次他大敗之後，上天下地，無處可逃，於是化身潛入藕的絲孔之中。阿修羅王性子暴躁、執拗而善妒。釋迦牟尼說法，說「四念處」，阿修羅王也說法，說「五念處」；釋迦牟尼說「三十七道品」，阿修羅王偏又多一品，說「三十八道

品」。佛經中的神話故事大都是譬喻。阿修羅王權力很大，能力很大，就是愛搞「老子不信邪」、「天下大亂，越亂越好」的事。阿修羅又疑心病很重，「大智度論卷三十五」：「阿修羅其心不端故，常疑於佛，謂佛助天。佛爲說『五衆』，謂有六衆，不爲說一；若說『四諦』，謂有五諦，不說一事。」「五衆」即「五蘊」，五蘊、四諦是佛法中的基本觀念。阿修羅聽佛說法，疑心佛偏袒帝釋，故意少說了一樣。

「迦樓羅」是一種大鳥，翅有種種莊嚴寶色，頭上有一個大瘤，是如意珠。此鳥鳴聲悲苦，以龍爲食。舊說部中說岳飛是「大鵬金翅鳥」投胎轉世，迦樓羅就是大鵬金翅鳥。牠每天要吃一個龍王及五百條小龍。到牠命終時，諸龍吐毒，無法再吃，於是上下翻飛七次，飛到金剛輪山頂上命終。因爲牠一生以龍（大毒蛇）爲食物，體內積蓄毒氣極多，臨死時毒發自焚。肉身燒去後只餘一心，作純青琉璃色。

「緊那羅」在梵語中爲「人非人」之意。他形狀和人一樣，但頭上生一隻角，所以稱爲「人非人」，善於歌舞，是帝釋的樂神。

「摩呼羅迦」是大蟒神，人身而蛇頭。

這部小說以「天龍八部」爲名，寫的是北宋時雲南大理國的故事。

大理國是佛教國家，皇帝都崇信佛教，往往放棄皇位，出家爲僧，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十分奇特的現象。據歷史記載，大理國的皇帝中，聖德帝、孝德帝、保定帝、宣仁帝、正廉帝、神宗等都避位爲僧。「射鵬英雄傳」中所寫的南帝段皇爺，就是大理國的皇帝。「天龍八部」的年代在「射鵬英雄傳」之前。本書故事發生於北宋哲宗元祐、紹聖年間，公元一〇

九四年前後。

天龍八部這八種神道精怪，各有奇特個性和神通，雖是人間之外的衆生，卻也有塵世的歡喜和悲苦。這部小說裏沒有神道精怪，只是借用這個佛經名詞，以象徵一些現世人物，就像「水滸」中有母夜叉孫二娘、摩雲金翅歐鵬。



標上少女格格嬌笑，讚道：「乖貂兒！」
右手兩根手指抓着一條小蛇的尾巴，倒提起
來，在貂兒面前幌動。那貂兒伸出前腳抓住，
張口便吃。

一 青衫磊落險峯行

青光閃動，一柄青鋼劍倏地刺出，指向中年漢子左肩，使劍少年不等劍招用老，腕抖劍斜，劍鋒已削向那漢子右頸。那中年漢子豎劍擋格，鏗的一聲響，雙劍相擊，嗡嗡作聲，震聲未絕，雙劍劍光霍霍，已拆了三招。中年漢子長劍猛地擊落，直砍少年頂門。那少年避向右側，左手劍訣一引，青鋼劍疾刺那漢子大腿。

兩人劍法迅捷，全力相搏。

練武廳東邊坐着二人。上首是個四十左右的中年道姑，鐵青着臉，嘴唇緊閉。下首是個五十餘歲的老者，右手撫着長鬚，神情甚是得意。兩人的座位相距一丈有餘，身後各站着二十餘名男女弟子。西邊一排椅子上坐着十餘位賓客。東西雙方的目光都集注於場中二人的角鬥。

眼見那少年與中年漢子已拆到七十餘招，劍招越來越緊，兀自未分勝敗。突然中年漢子一劍揮出，用力猛了，身子微微一幌，似欲摔跌。西邊賓客中一個身穿青衫的年輕男子忍不

住「嗤」的一聲笑。他隨即知道失態，忙伸手按住了口。

便在這時，場中少年左手呼的一掌拍出，擊向那漢子後心。那漢子向前跨出一步避開，手中長劍驀地圈轉，喝一聲：「着！」那少年左腿已然中劍，腿下一個踉蹌，長劍在地下一撐，站直身子待欲再鬥，那中年漢子已還劍入鞘，笑道：「褚師弟，承讓，承讓，傷得不厲害麼？」那少年臉色蒼白，咬着嘴唇道：「多謝龔師兄劍下留情。」

那長鬚老者滿臉得色，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東宗已勝了三陣，看來這『劍湖宮』又要讓東宗再住五年了。辛師妹，咱們還須比下去麼？」坐在他上首的那中年道姑強忍怒氣，說道：「左師兄果然調教得好徒兒。但不知左師兄對『無量玉璧』的鑽研，這五年來可已大有心得麼？」長鬚老者向她瞪了一眼，正色道：「師妹怎地忘了本派的規矩？」那道姑哼了一聲，便不再說下去了。

這老者姓左，名叫子穆，是「無量劍」東宗的掌門。那道姑姓辛，道號雙清，是「無量劍」西宗掌門。

「無量劍」原分東、北、西三宗，北宗近數十年來已趨式微，東西二宗卻均人材鼎盛。「無量劍」於五代後唐年間在南詔無量山創派，掌門人居住無量山劍湖宮。自於大宋仁宗年間分爲三宗之後，每隔五年，三宗門下弟子便在劍湖宮中比武鬥劍，獲勝的一宗得在劍湖宮居住五年，至第六年上重行比試。五場鬥劍，贏得三場者爲勝。這五年之中，敗者固然極力鑽研，以圖在下屆劍會中洗雪前恥，勝者也是絲毫不敢鬆懈。北宗於四十年前獲勝而入住劍湖宮，五年後敗陣出宮，掌門人一怒而率領門人遷往山西，此後即不再參預比劍，與東西兩

宗也不通音問。三十五年來，東西二宗互有勝負。東宗勝過四次，西宗勝過兩次。那龔姓中年漢子與褚姓少年相鬥，已是本次比劍中的第四場，姓龔的漢子既勝，東宗四賽三勝，第五場便不用比了。

西首錦櫓上所坐的則是別派人士，其中有的是東西二宗掌門人共同出面邀請的公證人，其餘則是前來觀禮的嘉賓。這些人都是雲南武林中的知名之士。只坐在最下首的那個青衣少年卻是個無名之輩，偏是他在那龔姓漢子佯作失足時嗤的一聲笑。

這少年乃隨滇南普洱老武師馬五德而來。馬五德是大茶商，豪富好客，頗有孟嘗之風，江湖上落魄的武師前去投奔，他必竭誠相待，因此人緣甚佳，武功卻是平平。左子穆聽馬五德引見之時說這少年姓段，段姓是大理國的國姓，大理境內姓段的成千成萬，左子穆當時聽了也不以為意，心想他多半是馬五德的弟子，這馬老兒自身的功夫稀鬆平常，調教出來的弟子還高得到那裏去，是以連「久仰」兩字也懶得說，只拱了拱手，便肅入賓座。不料這年輕人不不知天高地厚，竟當左子穆的得意弟子佯出虛招誘敵之時，失笑譏諷。

當下左子穆笑道：「辛師妹今年派出的四名弟子，劍術上的造詣着實可觀，尤其這第四場我們贏得更是僥倖。褚師姪年紀輕輕，居然練到了這般地步，前途當真不可限量，五年之後，只怕咱們東西兩宗得換換位了，呵呵，呵呵！」說着大笑不已，突然眼光一轉，瞧向那段姓青年，說道：「我那劣徒適才以虛招『跌撲步』獲勝，這位段世兄似乎頗不以為然。便請段世兄下場指點小徒一二如何？馬五哥威震滇南，強將手下無弱兵，段世兄的手段定是挺高的。」

馬五德臉上微微一紅，忙道：「這位段兄弟不是我的弟子。你老哥哥這幾手三腳貓的把式，怎配做人師父？左賢弟可別當面取笑。這位段兄弟來到普洱舍下，聽說我正要到無量山來，便跟着同來，說道無量山山水清幽，要來賞玩風景。」

左子穆心想：「他若是你弟子，礙着你的面子，我也不能做得太絕了，既是尋常賓客，那可不能客氣了。有人竟敢在劍湖宮中譏笑『無量劍』東宗的武功，若不教他鬧個灰頭土臉的下山，姓左的顏面何存？」當下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請教段兄大號如何稱呼，是那一位高人的門下？」

那姓段青年微笑道：「在下單名一譽字，從來沒學過什麼武藝。我看到別人摔跤，不論他真摔還是假摔，忍不住總是要笑的。」左子穆聽他言語中全無恭敬之意，不禁心中有氣，道：「那有什麼好笑？」段譽輕搖手中摺扇，輕描淡寫的道：「一個人站着坐着，沒什麼好笑，躺在床上，也不好笑，要是躺在地下，哈哈，那就可笑得緊了。除非他是個三歲娃娃，那又作別論。」左子穆聽他說話越來越狂妄，不禁氣塞胸臆，向馬五德道：「馬五哥，這位段兄是你的好朋友麼？」

馬五德和段譽也是初交，完全不知對方底細，他生性隨和，段譽要同來無量山，他不便拒卻，便帶着來了，此時聽左子穆的口氣甚是着惱，勢必出手便極厲害，大好一個青年，何必讓他吃個大虧？便道：「段兄弟和我雖無深交，咱們總是結伴來的。我瞧段兄弟斯斯文文的，未必會什麼武功，適才這一笑定是出於無意。這樣罷，老哥哥肚子也餓了，左賢弟趕快整治酒席，咱們賀你三杯。今日大好日子，左賢弟何必跟年輕晚輩計較？」

左子穆道：「段兄既然不是馬五哥的好朋友，那麼兄弟如有得罪，也不算是掃了馬五哥的金面。光傑，剛才人家笑你呢，你下場請教請教罷。」

那中年漢子龔光傑巴不得師父有這句話，當下抽出長劍，往場中一站，倒轉劍柄，拱手向段譽道：「段朋友，請！」段譽道：「很好，你練罷，我瞧着。」仍是坐在椅中，並不起身。龔光傑登時臉皮紫脹，怒道：「你……你說什麼？」段譽道：「你手裏拿了一把劍這麼東幌來西幌去，想要練劍，那麼你就練罷。我向來不愛瞧人家動刀使劍，可是既來之，則安之，那也不妨瞧着。」龔光傑喝道：「我師父叫你這小子也下場來，咱們比劃比劃。」

段譽輕揮摺扇，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你師父是你的師父，你師父可不是我的師父。你師父差得動你，你師父可差不動我。你師父叫你跟人家比劍，你已經跟人家比過了。你師父叫我跟你比劍，我一來不會，二來怕輸，三來怕痛，四來怕死，因此是不比的。我說不比，就是不比。」

他這番話什麼「你師父」「我師父」的，說得猶如拗口令一般，練武廳中許多人聽着，忍不住都笑了出來。「無量劍」西宗雙清門下男女各佔其半，好幾名女弟子格格嬌笑。練武廳上莊嚴肅穆的氣象，霎時間一掃無遺。

龔光傑大踏步過來，伸劍指向段譽胸口，喝道：「你到底是真的不會，還是裝傻？」段譽見劍尖離胸不過數寸，只須輕輕一送，便刺入了心臟，臉上卻絲毫不露驚慌之色，說道：「我自然真的不會，裝傻有什麼好裝？」龔光傑道：「你到無量山劍湖宮中來撒野，想必是活得不耐煩了。你是何人門下？受了誰的指使？若不直說，莫怪大爺劍下無情。」